

记忆水井巷

刘晓林

西宁有条著名的街道,叫水井巷。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一条市街,我的父母多年来就住在与其相连东西走向的南关街,四十年前我就读的小学也在这条街上,至今我还会时常穿梭在这条街上,所以,即便闭着眼睛也不会在这条街上迷失方向。某日,走进水井巷南端,看见开在南关街上的宝光电器店,不经意想起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此处是西宁老城的西南角,引南川河即麒麟河水入城,此处即入口,故名“水眼头”,后逐渐演变为一个便利人们出入的临时城门。历史文字所勾勒的这片街区的巷陌景象与眼前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街衢景观如此不同,让我顿生感慨,那条记忆中的古旧、寂静的水井巷哪儿去了?

这家宝光电器店,就建在老城墙的根基之上。据记载,西宁城墙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逐步拆除的,我自然没有见过老西宁城墙完整的样貌,但见过持续多年西宁老城墙消失的过程,还知道至今散落在这个城市各处楼群中一星半点的城墙遗迹,而今天的水井巷连这点可怜遗迹也不存在了。记得我读小学时,水井巷南端的城墙还没有完全拆除,被挖掘一半的城墙上建有一些低矮的民居,我的一位要好的王姓同学的家就在现为电器店的北边,门前有一段缓缓的土坡,是一处坐北朝南的房子,院子极小,只有北房数间,这里经过拆迁曾建了一所砖瓦结构的国营粮站,红火了不长时间,随着定量供应时代的结束衰落了。

这条街有我太多的童年记忆。水井巷南口的东侧是南关街食品店,这是个弧形的商店,盘踞在南关街和水井巷的交叉地带,从东到北,依次排列着副食、糖果点心、烟酒和蔬菜柜台。副食柜台卖肉的是一位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现在也应是耄耋老者了),很熟练也很骄傲地操持着手中的剔骨刀,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水泥砌成的柜台内孤独地抽烟,因为物资匮乏的票据年代,没有太多的供应肉让他显露才华,但在我的记忆里,肉的香味是与他那威武自信的姿态联系在一起的,那年月,与衣食相关的售货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糖果柜台最能吸引孩子们的眼球,玻璃柜台里陈设着其他地域生产的糕点、饼干和糖块,外包装在色彩单调灰色的时代显得有几分艳丽,但那只是样品,并不出售,能够出售的只是本地生产的一些粗加工的食品,似乎最多的是我们称之为“黑鱼巴”的一种硬糖块,应当是以粗糙的红糖为原料制成的,黑中透红,一毛钱11个,吃着粘牙。商店最常见的景象是排队,似乎购买什么都要排队,四季均着蓝黑两色服装的男女老少,焦急无奈地缓慢移动着,担心遭遇排到了恰好断货的不幸。

深秋季节,商店门外堆满了土豆、白菜、萝卜、雪里蕻、大头菜等冬菜。附近居民从各个胡同、院落鱼贯而出拥挤在这里,然后用架子车或者自行车,把逾冬的菜蔬运回家中,腌进缸里。整个冬天,这个城市的空气中弥漫了煤烟和酸菜混合的气息。这一季节伙伴们喜欢的一项活动与这个菜市场有点关联,那就是烧窑。所谓烧窑就是烘烤土豆,具体做法是选择一处空地,用铁铲挖出土灶,灶口上方用疏松的土块垒出一个小塔,然后在侧方的灶里燃烧麦草、柴火,将

小塔烧到通红,然后封灶门,将土块、土豆交替投入灶内,并且即时把土块拍碎,封窑,二十分钟之后开窑,土豆熟了,沙瓤松软,用青海本地话说,叫作“沙面”,那时孩子都好这一口,而烧窑的过程更是嘉年华式的狂欢。水井巷尚未被挖掘的土城墙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制窑、收集柴火都妙趣横生,最愉快的当属收集土豆,土豆事实上是最容易寻找的,这个城市的家家户户无一例外要在秋季买几百斤土豆(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之为洋芋)储存,但烧窑的伙伴不会从家里拿,那太容易,而到菜市场“顺”几个土豆,因为某种冒险性、刺激性更为伙伴们所乐为,这实在与品德无涉,只与快乐相关。于是,南关街菜市场便成了伙伴们在秋季流连的地方,我记得有人还“顺”过茄子,隔墙甩进了我王姓同学的家院。

在我的王姓同学家的北面不足百米,大门朝东的就是我读书的小学——水井巷小学。现在这所学校已迁往别处,彻底离开了这条街道,只保留了校名。如今,原来的校址上盖了数栋商业楼,经营玉器、窗帘,还有咖啡馆和美发屋,东西贯通,西面连接长江路,成了通衢,原貌已荡然无存。在我的记忆里那時的校园颇为清幽。大门内左侧是收发室,旁边有台阶,通向一个小小的院落,那是校长的住所。校长是一个儒雅和蔼的长者,没见过他大声粗气说过话,没见过他训斥过学生。我可能有一两次进入过这个小院,春夏季种满了花草,洁净、利落,像它的主人。好像校长的家人不在身边,小院里经常就是他一个人。我想象放学以后,校园寂静下来了,夜晚时分,月明星稀,校长会在小院踱步,可能还会吟哦诗句。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诗意化的人。

校园里北西南三面是平房教室,北面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落成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南面教室背后是一座小体育场,没有跑道,只是一块平整了的空地,那是学生们上体育课和课间嬉戏的地方。记得当时男生都喜欢玩一种叫“骑毛驴”的游戏。一人背墙而立,一人弯腰头顶住站立者的腹部,他的后面一人挨一人弯腰手扶前面一人的胯部,连成长队,另有一人在长队的远处,直线助跑,以体操跳马的姿势,越过弯腰的长队,骑在第一个弯腰人的身上,与站立的人用“剪刀、石头、布”决定输赢,赢者背墙而立,输者则排到长队最后弯腰,而弯腰的第一人则开始扮演跑跑跨越“骑驴”的人。现在想来,这个游戏规则设计缜密而公平合理,过程繁复而不凌乱,既能凸显个人的能力又需要团队的密切配合,称得上德智体兼美的好游戏。但我的母亲不能理解这个游戏的游戏的精义并存有偏见。有一天,她来学校寻我,正值我们“骑驴”骑得热火朝天,而恰巧我正好排在弯腰的第一人,有伙伴正骑在我的背上,与站立的同学“猜包吃”,母亲好不伤

心,儿子被人当驴骑呢,她不知道,她儿子马上就要当骑驴的人了。

校园西面的教室背后是老师的住所,平房,有拖家带口的老师,也有单身的青年教工。记得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去一个教外语的女老师宿舍,听她讲大人世界的事。她喜欢读书,我曾把家里的一套《红楼梦》借她阅读,她好像有一段时间沉浸在红楼世界里,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事实上,她当时刚刚步入青春期,相信也不能很透彻地了解成人社会,多年后,我们在一次职称评审会议上重逢,她已是雍容练达的中年美妇了。校园里有几株丁香,四月里,叶茂花繁,香气宜人。有一年,我在美得令人陶醉的丁香树下,因为误解和偏见,被班主任、一个中年女教师痛斥,好的环境和恶劣的谈话反差太大,后来读艾略特的《荒原》,读到“四月是残酷的季节”一句,觉着这句诗是为我写的。学校曾让我们在校门口窄窄的人行道上植树,要求挖一米见方的深坑,我们力不能及,于是懈怠偷懒,将树苗浅浅地戳在坑中,培上虚土,浇水,树苗歪歪斜斜,自然难以成活,偶有一株侥幸存活,后来也在街道的扩建中丧失了侥幸,被砍伐,没了踪影。

我实际上并不特别喜欢校园生活,盼望着每天放学的时光,那时就可以逛街了。当然逛得最多的街道还是水井巷。那时街道没有现在宽,人更没有现在多,也不像现在这样是承载了贸易功能的商业街。但那时似乎已显示了日后成为商贸集散地的某种端倪,有些农民带着自产蔬菜瓜果,还有一些小商贩带了干果炒货,偷偷在街上摆地摊,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些前商业时代的经商者们机警异常,见到貌似检查的人,便飞快地收拾货物,四处藏匿。这条街上还时常出没一些鬼鬼祟祟的人,他们暗中操纵着一个地下黑市,倒卖计划体制下的各种票据,将地方粮票转换成全国粮票是他们经常做的营生。我有一个同学小学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游荡在水井巷做地下买卖。八十年代中期,我还找他换过粮票,又过了多年以后,在水井巷再见到他,身边有人簇拥着,他穿着黑风衣,戴墨镜。

尽管这样,我当年放学之后闲逛的水井巷实在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街西临街是居民房,房基比路面低许多,站在街道,就可以平视屋顶了,房门是一条条木板,每天早上起床,晚上安歇,都需拆装门板,屋里自然昏暗潮湿。街东是临街而建的居民楼,还有一些店铺,最有名的就是北口的西宁饭店,那是当年西宁为数不多的豪华餐厅,代表着一种排场和身份。但普通人也可以与之发生联系,比如在这里办婚宴。我曾跟随父母吃过亲戚或他们的朋友同事的筵席,上菜极有规矩,菜品也颇为精致,当然我觉得高级是因为每一道菜油都很足,这在一个缺

吃少穿的年代算是奢侈的享受了。跟随大人吃席并不那么容易和顺利,有时是以哭闹的方式硬要去的。

西宁饭店下设一个理发店,我曾多次在那里排队理发,店里有一个保温箱,装着任何时候都热气腾腾的白毛巾,等待许久之后轮到自己理发,理发师将热毛巾敷在脸上时,那种通体的舒适让人忘却了等待的焦躁,如果是在冬季,这条热毛巾能让人感觉到幸福。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理发师也是极其优秀的心理调节师,一条毛巾化解了多少不快。

在水井巷北口的西面,有几座老年间修建的深宅大院,大门的黑漆已经剥落,隐约仍显示着曾经的大户人家的雍容气派,此时当然已沦为大杂院,居住着引车卖浆的市民。记得父亲认识一位住在这里的兽医,兼带给人看病。幼时的我是个病秧子,形体像豆芽菜,父亲曾多次请这位骡马大夫为我把脉开药。他高高大大,满面红光,见面就笑嘻嘻的,很容易接近。我吃过他给我配的丸药,效果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我愿意相信是有效果的,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金贵,过去乡村给孩子起乳名,经常以“狗娃”“羊娃”名之,意在起贱名好养活,以此推论,把人当牲口来治,自然也能阴阳平衡、气血贯通。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水井巷地名的由来。后来,见识略广,知道它与水眼头名字有些关联,该街道的南端引麒麟河水入城的功能成为1949年后政府给予这条街道正式命名的依据。上网查询得知,1949年以前,水眼头一带还是连片的菜地,只有贾姓、陈姓等富户在这里购地营屋,沿街间或有些馍饼、水烟作坊等。那时,水井巷南端是一片荒地,人口极少,老西宁的骡马市场就设在这里。也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此街命名为水井巷,是因为街上挖出了一口水井,现在水井巷北的入口处,做一水井模型就依据这一说法。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条街上似乎没有什么水井。据陈元魁先生讲,供应水井巷居民饮用水的水井是赵家井,位置应在与水井巷中部相交的原县门街即今天的人民街上,他的小说《麒麟河》中的王担水就是把此井的水源源不断送往这片街区的住户家中。

水井巷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书写西宁的文字中,相信未来也不会少。人们经常用“旧貌换新颜”来表述这条街道的沧桑变迁。的确,如今的水井巷已是西宁最重要的商业街之一,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个以“水井巷”命名的、向东延展的气势恢弘的中央商务区,但对我这个出生在西宁,未来的日子也可能生活在西宁,并且会时常穿过这条街道的人来说,这个新水井巷与我无关,那个琐屑记忆中狭窄的巷道才是我的。一切都会成为陈迹,一切陈迹都将消失,或许也包括一个人的记忆。

秋之语 (组诗)

耿占坤

立秋

大雨过后,立秋
我陪小孙女出门游玩
你伸展手臂
看见满地流水落花
白云托举长空
你的目光萦绕树梢
我知道某些岁月的果实
已经在那里成熟
风声追逐鸟鸣
你追逐着自由的风
任凭什么也阻挡不了
你蹒跚前行的脚步
于是我仰天一声高赞
天凉好个秋

秋分

回头观看
万物一派郁郁葱葱
所有轮廓都隐藏在
喧嚣的绿色和热烈的欲望之中

向前眺望

世界一片空空荡荡
所有真相都暴露在
寂寞的苍白和冷酷的惩罚之下

秋思

我是否能够
从一只鸟的叫声中
听出,那是一片雨滴
打在树叶上的声音,还是一串落叶跌落在地
我曾在春天的细雨中站立成树
湿润的呼吸枝繁叶茂
我又在秋天的风中整理思绪
枝头落满金色的小鸟
我在寒冷的夜晚仰望天空
我看见那颗多年前
陨落的星,依然
在你的眼睛里燃烧时光

驶向冬天的汽车
凛冽早晨,我看到
一辆小汽车在街道上奔驰
一路掉落树叶
就像一棵奔跑的树
如果我猜得没错
这辆汽车正在赶往冬天

风声 (外二首)

阿甲

无语独坐
夤夜如瓮
窗外,风正吹过林梢
无影的脚正踩着夜色走近
越过沉睡者灿烂的脸
又消隐于远方之无垠

世界上,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睡眠和独醒,同样沉痛
果实风中长成
路开向异域的天空
陌生事物
正将你带向远方之中

纪

坚冰站立到最后的年代
水开始行走
水走到终点的地方
盐开始沉积

落入我怀中的一颗盐粒

已在荒原燃尽青春之纪
吹起沉落之间
历尽万千之劫

星辰和水,都那样久远
逝去的亲人已埋入灯盏
回到熟悉的事物中间
就是回到家园

尘土

自黄昏黑暗的内心
尘土慢慢浮升起来
遮蔽了房舍和天空
遮蔽了河流的波纹

一种力量渐渐升起
万物返回本初之形
一切来自于尘土的
要重新返回到泥土

早春二月
乌鸦的故乡尘土飞扬
一株野草背起自己的影子
自黑色火焰的边缘
突围而去……

